

台灣原住民文學創作概述

劉智濬

就紙本形式的出版而言，2009年原住民文學作品數量已經少到接近歸零的程度，雖然如此，僅有的幾本還是展現了水準之上的創作視野，值得吾人從中萃取原住民文學在年度觀點之下的意義。其次，本年7月25日，台灣原住民文學作家筆會成立，代表原住民文學創作在過去一段時間裡確遭遇瓶頸，但也意味可能藉此進入另一番榮景的進程。

夏曼·藍波安的《老海人》

2009年，達悟族夏曼·藍波安新作《老海人》（印刻）出版，舊作《黑色的翅膀》（聯經）再版。身為1980年代第一批漢語書寫者，夏曼·藍波安的寫作越來越接近孤獨沉思者的姿態，如同他筆下蘭嶼島上以口述方式傳承生活經驗的父執輩們，以極其緩慢的語調，講述另一種時間速度之下的生命樣態。

《老海人》自序裡，夏曼回顧成長過程中兩種教養的角力，學校老師與教會神父試圖形塑他由「野蠻」轉向「文明」，父母則希望他與台灣「文明」保持距離，但是兩者都失望了；夏曼說，原初的「野蠻」與進化的「文明」，是兩條平行線，兩個世界的想法，他夾在中間，無法精確選擇、判斷對錯；於是，總在飛魚季節選擇夜間出海，「給自己尋找一個寧靜的空間，在海上欣賞天空的眼睛」，「用達悟族的視野思考月亮的出沒」；2007年，與當時已經82歲的叔

父合力建造雙人四槳拼板船，夏曼說，「寧靜」是叔父原初的體能的泉源，而他，還未進階到用「寧靜」看世界、在自然環境裡萃取「寧靜」的層次。《老海人》裡的配角如安洛米恩等人，擁有很美的達悟名字，但在現實生活裡這些名字卻不美麗，他們是部落的邊緣人，在陸地上，「酒精」是他們喝醉時對話的對象，清醒的時候，他們在海洋裡恢復自尊的寧靜；海洋沒有邊陲，也沒有中心，有的只是月亮給他的脾氣（潮汐）。

在野蠻與文明、陸地與海洋、邊陲與中心之間，夏曼尋找「寧靜」的所在，試圖在「老海人」的身影中，萃取「寧靜」的境界。

十年舊作《黑色的翅膀》再版，透過再版自序，夏曼重新思考「文學創作」對個人以及原住民族的意義，尤其初民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被集體異化時、文學的重要性；夏曼說，如果族人的想像（思考）是如同撲向島嶼的颶風駭浪般自然的野性暴力，那麼這種存在於他母親思維中的想像，還不曾思考過如何在現代化的文明社會縫隙中生存。

夏曼形容自己在蘭嶼的「文學創作」，如同凌晨宵小，透過閱讀與創作，方能擁有「完整的身靈心靈」；然而，在島嶼上，在民族的集體想像裡，文字書寫並非傳統職業，知識分子身份亦屬多餘，恆常於午夜書寫《黑色的翅膀》，白晝午後潛入水中世界，藉以抒解「文明與傳統」帶來的壓力。在迅速而複雜的後現代社會，現代化的身軀與傳統性的心靈在

其中飄過來飄過去，如同兒時小叔公的詛咒，從跨海台灣念書的那一刻起，「你是被邊緣化的野蠻人、文明人。」

夏曼兩書自序提供的思考辯證，是重讀夏曼、甚至重讀1980年代以來原住民文學的新路徑。

巴代的巫術書寫

卑南族作家巴代的2009年很「巫術」，出版了論述性著作《Daramaw：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巫覡文化》（耶魯），以及在巫術相關口述歷史基礎上進行文學想像的《檳榔·陶珠·小女巫：斯卡羅人》（耶魯），這些緊接2007年《笛鶴：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》（麥田）「女巫笛鶴」主題之後的重量級述作，再次證明他是當前原住民作家中創作能量最為豐沛的一位；此外，集結1999年至2004年間23篇短篇小說的作品集《薑路》，亦於此年出版，對不熟悉他早期作品的讀者而言，提供了觀察他長篇小說創作之前的寫作方向。

《Daramaw：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巫覡文化》，係「大巴六九部落巫術儀式的實踐與觀察、分析，企圖呈現本地巫覡文化現況，並釐清巫術儀式實施的原則脈絡」；對巴代而言，這是對原住民傳統信仰神靈空間秩序的探索，巫術並非僅僅「行巫之術」、「巫者之術」而已；有趣的是，2009年10月1日，巴代在TVBS于美人主持的「國民大會」現身說「法」之後，觀眾反應熱烈，詢問電話與Email絡繹不絕，次日，巴代於部落格「巴代的開放空間」發表〈關於傳統信仰與巫術〉一文，強調卑南族巫術如同漢人民間信仰，「求得心安、平安、幸運感覺還可

以，想昇大官、中彩券、下蠱害人就大可不必了，沒那麼神的。」；¹那些打電話、發電郵者總有漢人，否則巴代無需以漢人民間信仰類比，巴代的幽默回應，說明了漢原他我想像在巫術文化上的一次另類交流。

《斯卡羅人》的〈後記：便利與挑戰下的樂趣與責任〉，擺在全書最後，其實是接近序文的導讀，說明如何在日本人類學者移川子之藏等人所著卑南族（知本氏族）口述歷史的基礎上，運用文學想像，構成這部以巫術文化為書寫主軸的歷史小說，標題所謂「便利與挑戰」，即指材料的取得與想像的建構；此書每章之首，皆附史料來源與關鍵人物簡介，好處是提綱挈領、明其脈絡，缺點是預告人物結局，減損閱讀懸念之趣。

《斯卡羅人》係三部曲寫作計畫的第一本，書背摺頁即預告尚有《梅婉·甦醒》與《魏斯理事件》兩冊；筆者於2007年概述中，曾經指出原住民長篇史詩創作時代的來臨，包括2006年霍斯陸曼·伐伐的《玉山魂》（印刻）與2007年乜寇·索克魯曼的《東谷沙飛傳奇》（印刻），原住民的神話傳說與巫術文化，提供原住民作者開創奇幻／魔幻小說版圖的豐厚資產，一個從當代視野回首而形塑的原住民古老精神世界，正在逐步建構，其書寫意圖、策略與成果，必為日後論者所留意。

短篇小說集《薑路》收錄的〈沙金胸前的山羊角〉，值得一提；此文刻畫原住民狩

1 巴代，〈關於傳統信仰與巫術〉，「巴代的開放空間」，2009.10.02。http://mypaper.pchome.com.tw/puyuma0913/post/1320046374（2010.07.20擷取）

獵文化，2000年曾以〈獵〉之名入圍「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」，由於落選，文學獎評審張大春公開發表〈給獵人的一封信〉，²表達惋惜之意；張大春以罕見的認真筆調寫下閱讀時「奇妙的感覺」與「神秘的渴望」，稱許〈獵〉是「樸素、稚拙且充滿動人細節的作品」；所謂「奇妙的感覺」，指閱讀小說過程中感覺獵人父子必然存在於這個世界上，而「神秘的渴望」，則是幻想跟隨獵人父親走進小說所建構的「更幽微、更僻靜也更冷冽」的世界；1980年代中期以降，張大春的小說素負魔幻盛名，但是巴代筆下的原住民狩獵空間，依然帶給他「奇妙的感覺」與「神秘的渴望」。

2003年，張大春動筆於1998年的《聆聽父親》付梓，這本以父系身世為中心的家族史，一改過往展演謊言技藝的書寫風格；2009年3月29日，張大春與莫言在北京三聯書店對話時，說了這段話：「在寫《聆聽父親》整個過程裡面，我一直反復的要告訴自己，不要用技術解決任何問題，尤其不要用成熟的寫作敘事技術，也不要借用他人的技術來寫作，這起碼對自己的家族聊表敬意」³；於此可知，他在2000年稱許巴代的〈獵〉乃是「樸素、稚拙且充滿動人細節的作品」，正是《聆聽父親》寫作過程中自我期待的投射；巴代或許很難想像，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曾經以這樣的方式與漢人知名作

家進行對話，並在2009年這個時間刻度上重新再次召喚。

台灣原住民文學作家筆會成立

7月25日，台灣原住民文學作家筆會成立，卑南族學者孫大川擔任籌備處召集人，於《年會手冊》〈前言〉說明成立宗旨與目的：「介入書寫是這二十年來台灣原住民文化最令人驚豔的發展，愈來愈多的原住民朋友終於能以第一人稱主體身份說話，用筆來唱歌，打造原住民文學的舞台。……經過幾年的蘊釀，我們決定現在就籌組『台灣原住民文學作家筆會』，藉由創作、評論、研究論文等，……為台灣文學注入一股異質、優越、深耕本土的文學奇脈。」

其次，於〈火塘約定〉說明組織型態與會員構成：「我們圍繞在火塘邊，想像歷代族老聊天、說笑、吟誦、溝通、議事、決斷之種種情形，渴望建立一個基於互信、友愛、慷慨、共享卻又簡單、素樸的組織，以結合台灣原住民作家、台灣原住民文學研究者以及關懷原住民文學發展之各領域伙伴，共同營造有利於台灣原住民文學永續發展的環境。稱之為『火塘約定』，是因為我們相信傳統部落組織的方式、共識的形成、權利義務的規範，較諸以自利為先、處處設防、密不透風的現代法治社會，更能反映人性的真實與需求。」

這是孫大川1993年「家族相似」理論的具體實踐，⁴在原住民文學定義上，緊扣

2 張大春，〈給獵人的一封信〉，《聯合文學》193期（2000.11）。

3 〈張大春：完成《聆聽父親》是為了還貸款〉，2009.08.26，「網易讀書」：<http://book.163.com/09/0826/09/5HKQ00I00923INC.html>（2010.02.20擷取）

4 孫大川，〈原住民文學的困境—黃昏或黎明〉，《山海文化雙月刊》，第1期（1993.11），頁97-105。

「第一人稱主體身分」（即「台灣原住民作家」），在筆會成員資格上，以彼此邀請、相互交談的「你我關係」為原則（即「台灣原住民文學研究者」與「各領域伙伴」），透過傳統部落組織方式，建構一個名為「台灣原住民文學作家筆會」的「家族」；〈前言〉所說，藉此為台灣文學注入一股「異質、優越、深耕本土的文學奇脈」，則是對台灣原住民文學與台灣文學關係的前瞻性期待；孫大川這兩篇2009年「文件」，或將成為日後回顧原住民文學發展的重要文獻。

筆會成立之際，同時決定每年出版「文學選集」，分創作、評論二類，會員不分原漢，皆在邀稿之列；目前已然集稿、然尚未出版的第一本選集，涵蓋2009與2010兩個年份，其中有值得期待者，如乜寇·索克魯曼的散文〈豆類媽媽傳奇〉，從一個布農族日常用字「taki」既是「居住」又是「大便」的雙重意義切入，探索「豆類媽媽」Tina Ibu持續種植taki simuk（傳統豆類）在生活、生命、文化、族群上的多重意涵，篇幅雖短，深刻而雋永，依此延伸，將是一部令人驚豔的民族植物誌；又如多馬斯的小說〈創世紀〉，以星際奇航模式的太空科幻敘事架構，描述一位來自2150年航太總署的時空救護員，借用莫那魯道身軀，來到1930年的殺戮戰場，營救從2100年迷航至此的時空機駕駛員李少君上尉；兩人對話內容還談到2030年地球發生嚴重氣候變異，「不只台灣島整個地球有三分之一都被淹沒在海裡面」；作者將一部長篇素材壓縮在七千餘字的短篇之中，雖然因此空有骨架、血肉不足，但是將霧社事件詮釋為人類現代性災難的開端，創作意圖與視野，值得期待。這些充滿新的可

能性的作品，證明原住民筆會的成立與年度文學選集的出版，可以激發作家潛能，推動遲滯不前的創作氛圍，感謝筆會提供選集作品，藉此預告佳作在2009年的構思與誕生，欲窺全貌，留待2010年的撰述者討論。